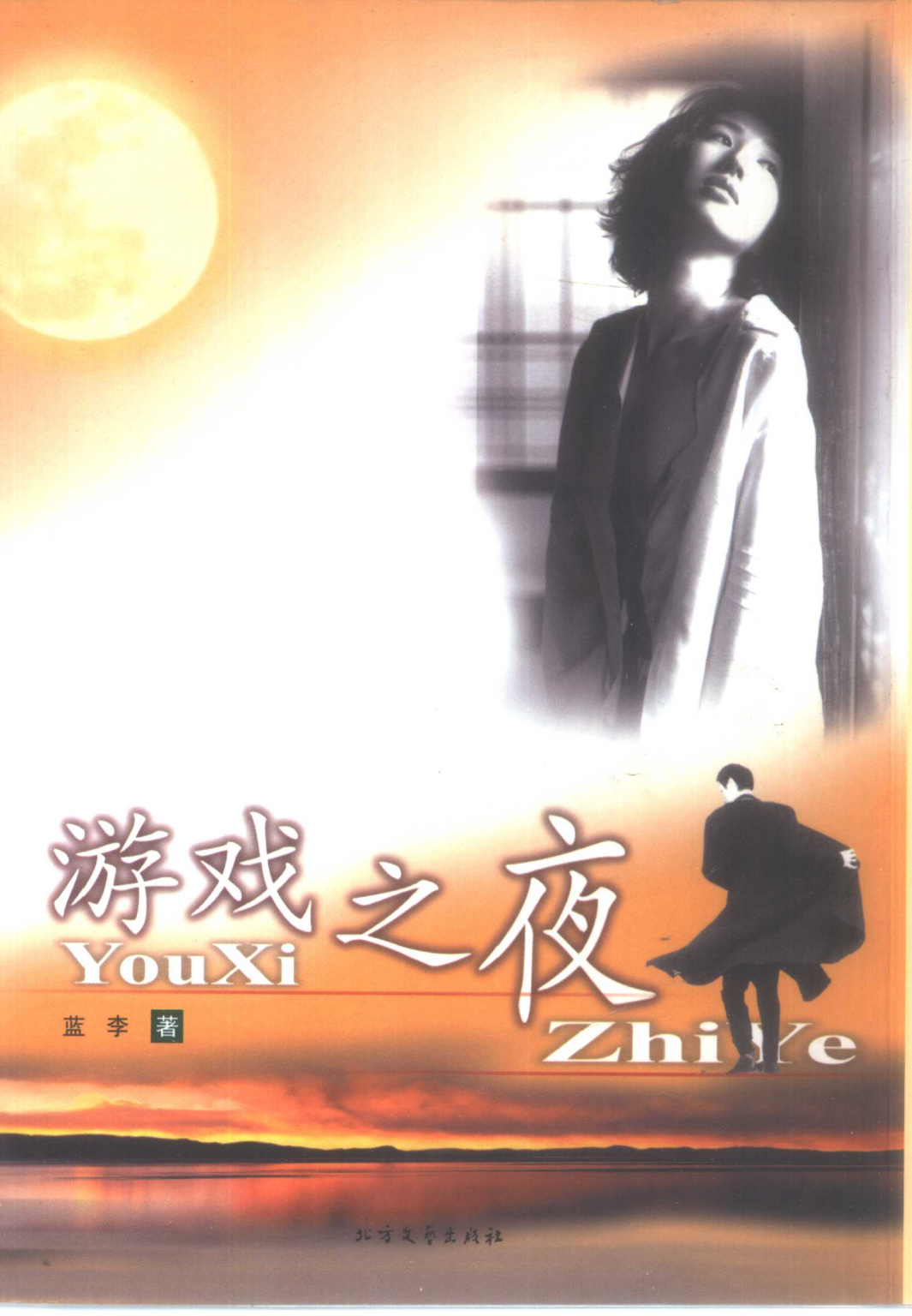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游戏之夜

YouXi ZhiYe

蓝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游戏之夜

蓝 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戏之夜/蓝李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1. 4

ISBN 7-5317-1368-3

I. 游... II. 蓝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788 号

游 戏 之 夜

You Xi Zhi Ye

作 者 /	蓝 李
责任编辑 /	李玉鹏 平治国
封面设计 /	安 璐 张 骏
出版发行 /	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	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邮 编 /	150020
经 销 /	新华书店
刷 刷 /	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开 本 /	850×1168 1/32
印 张 /	9.875
插 页 /	2
字 数 /	230 千
版 次 /	200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/	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/	1-7 000
定 价 /	13.80 元
书 号 /	ISBN 7-5317-1368-3/I·1396



■ 封面设计 安 璐 张 骏 ■

在以赤裸的性欲放纵，寡齿的拍卖自我为背景的人生舞台上，是无法上演感人至深的情感剧的。

尽管观众都已知道了结局，她却偏要粉墨登场。她使出浑身解数，投入了满腔真情。帷幕落下了，她木然地站在台上，为自己的演出没有博得掌声而流泪叹息。





游 戏 之 夜

第 一 章

第

一

章

刚推开酒店的大门，何希蝶就发现了那张脸，肉波纵横，低陷的鼻梁上架着大号宽边眼镜，镜片后的一双细眼有如七月艳阳，热力四射，嘴巴乱动，定是进着激动人心的词汇。

“老家伙，跟我玩这套！”

不快一闪即逝，何希蝶不屑地撇撇嘴，轻挑秀发，似有沐浴和风的惬意。

酒店里灯火通明，巨大的欧式吊灯悬于大厅中央，立于空间的几根钛金柱子将灯光反射得有些炫目，轻缓的背景音乐中不时传出象牙筷与瓷具碰撞的悦耳之音，有如叮咚的泉响。零星落座的几桌客人没有使酒店显得有萧条之感，溶入其中，倒是使人觉得高雅至极，感到些许环境带来的拘束和压力。

她的眼眯缝着向四下转了一圈，鼻子里似乎已隐约地哼唱出了小曲儿。她很快发现了目标，便悠然自得地向最里边的一张桌子走去。

有如平静的水面突然冒出了咕噜噜的一串气泡，她轻快细碎





的脚步打乱了宁静。她肯定这时他发现了她的来临，她昂着头径直走过他的身旁，留下一路香风许许，醉人心脾。

在仿铜浮雕下的那张桌前，她停了下来，衣冠楚楚的几个男人正围坐在桌旁，品着清茶小声地交谈，香烟在他们的手中燃烧，泛青的烟雾在空气中徐徐飘散，缭绕在桌子上方。酒菜已经摆满了桌面，色彩艳丽至极。混着杯中美酒弥漫的味道，铁板海鲜溅着油汁，“噼叭噼叭”地爆出脆响，撩拨着人的食欲。



“怎么才到？”



一个穿马夹的男孩子正向门口张望着，看到何希蝶走过来，他立即起身将身边的一把椅子摆好，伸手接过她递来的精巧手袋。他亮丽的眼睛里满是焦急，这令他白皙细腻的脸庞有了些许黯然，看起来，他也就二十一二岁的年龄。



“怎么才来？”

他又抱怨了一句，随即露出笑容，雪白的牙齿在灯下闪着夺目的光泽，随着情绪的好转，他的身上立即添加了一股富贵的气息。“从来就没有不迟到过，几位大哥都等急了，一会儿非罚你酒不可。”他的嗔怒中隐含几分爱怜，眼神则越发变得温存起来，这使他的眉目看上去更有一种秀美。自从何希蝶进来，那几个男人便停止了交谈，将目光凝固在她的身上，做着各自的猜测和判断，想着各自的心事，直至听到了有关罚酒的建议，才又重新回复了常态，并各怀心事地嘿嘿笑了起来，惟有眼神仍旧没有离开。

“塞车啊。”在众人的注目下，何希蝶边说边大方地撩起长裙。她没有看哪一个人，只注意着自己的裙子，肥大的裙摆在桌旁划了一道很美的弧线，轻飘飘有如晨风吹过的一片朝霞，她也随着那道弧线利索地坐在男孩子的身边了，又扇起香风许许。





“对不起，让各位久等了。”坐稳后，她才不紧不慢地抬起头，眼睛大胆地在每个人的脸上看过，放肆地打量着他们的五官，用时间说明着她对每个人的感觉。看了一圈之后，她方才含着微微的笑向在座的人点了点头，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和问候。她低垂的长长的睫毛在泛红的脸上投下了浅淡的阴影，墨绿卷边的长裙那么懒散地无所谓地拖在地上，与这灯光竟是异常和谐，最得体地表现着她的安静和美丽。她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注意，便故意很轻松地用手弄了弄滑到眉前的一缕发丝，又皱了皱眉头，像是那缕头发给她带来了诸多的烦恼，然后才缓缓地收起了笑容。

这时，她便又一次向刚进门时发现的那张脸看去，正巧，那个人也正在向她看来，一接触到她的目光，他竟像是一不留神碰触到了电源，脸上的表情在瞬间经过几种变化，最后凝固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巴张开，配上略微泛红、肉嘟嘟的鼻子，有如展览会上一幅滑稽的木版画。不过，只这一怔，他就马上将脸又扭了回去，迅速恢复了原状，装作若无其事地对同桌的人继续着他嘴里刚才的故事，惟有那张脸仍涨得通红。

他的尴尬使她有了几分得意，她不顾别人是否认为她莫名其妙，突然发出了哈哈的大笑，她身上汇集了来自不同方向的目光，她渐强的笑声在和谐空气中越发刺耳。

就在几天前，他们还俨然是一对最亲密的情人。那是两个月前，他们初识在帝豪夜总会，她坐了他的台。自从有了第一次接触，他便迷上了她的腰身和笑脸。他总是去找她，不论谁请他的客，他都要将人领到她那里，那时的他低三下四地讨她的喜欢，给她捶背，为她梳理头发，为的是能将她抱在怀里。他对她说，你就





别再陪别人了，每天等着我算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就做我的固定情人吧，我的身边正好缺一个像你这么漂亮又这么乖巧的女孩。我的知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认识我以后，你会觉得其他的男人都是无聊无味的，都是粗俗可笑的，你定会爱上我。当你不能离开我时，你就会知道我的价值。我貌不惊人，但我的耐心是别的男人无法相比的，我的责任感也是其他男人所不及的，而且我有钱，会满足你物质上的需求，记住，这点很重要，这是很多男人都没有能力达到的，跟随着我吧，我保你不会后悔。



他的话对她根本没有产生作用，倒是他的语言使她发生了兴趣。她不得不承认他的语言精彩，确实能做到出口成章，他善于引用经典的字句，会讲古埃及的神话，说出一大堆外国艺术家的名字和作品，偶尔也能背出几首小诗。他对人彬彬有礼，从没有说过粗话。仅此而已，除了这些她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好感，他的面目令她厌恶，她受不了他面团一样的脸，但他们的关系仍在发展而且快得惊人，这里面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属在他的出手大方上，他每次都给她二倍的小费，丝毫没有有任何迟疑，而她最关心的也正是这个，当然，最终他和她睡到了一起。

上海？

何希蝶冷笑着。

时间已经不短了，连何希蝶自己也没有发现转眼已过了一年，她有了一些固定的客人，她在不断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这对她来说的确是件好事，她恨透了站在门前任人挑选的感觉，受不了挑挑拣拣的目光，暧昧的笑容写在脸上，淫邪的眼神层层剥掉她的衣衫，使她相信当呈现在每个人面前时，她绝对是以一具裸体出现的，她知道自己站在了奴隶市场上，惟一缺少的就是一条锁





链。对于相熟客人的脾气秉性她了解，不用小心翼翼地寻找话题来开始和沟通，碰到好客人不容易，这种地方喜欢挑毛病的人多得是，她每天都这样等着，总是能等到来找她的人。

自从进了九月，雨便没有停过，下得人没有了精神，帝豪的生意受了雨的影响，光临的人寥寥无几。就在昨晚，生意冷清，直到九点钟了，何希蝶仍然没有等到有点她台的客人，她本想再等一等，可旁边的女孩子已经陆续地离开屋子上台去了，大厅里的节目开始了演出。这一切都在刺激着她挣钱的欲望，狂热的开场音乐此刻在她听起来都变成了噪音，让她更加沉不住气。而他——这个她刚刚结识的，对她山盟海誓的男人好多天都没有出现了，对于他平日的光临她并没有觉得什么，可他消失了，这就不同了，她发现从他手中接过钱的感觉原来的确不错，猛然缺少竟有些失落。如果不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候，不是这个特定的原因，他绝不会在她的大脑中出现，正是因为这个，在想了片刻之后她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第
章

“嘿！忙呢？出来玩呀？过来吧，我已很久没看到你，还真有点想呢！出来喝酒怎么样？别说你没有时间。”她漫不经心、啰里啰嗦地说了一大堆相约的话后便不再出声，而是紧咬了牙，放一丝嘲笑在嘴角，等待着对方的答复。她相信自己的声音温柔得令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，她的热情一定会令他激动得不知所措，他会因为她的主动而兴奋不已，没准还会增加小费的数目。

“嗯……”他犹豫了一下。“好哇！可是我出差了，已经去了上海。本想告诉你一声的，可是事很急，没有来得及和你说。事情很麻烦，看来一时半会儿的是回不去了。”电话里传来那个男人略带疲惫的声音。“我会带礼物给你的。”





“啊，是吗？”她立刻收回了温柔，他给她带来的扫兴使她竟开始感到他的面孔令人作呕，她又想起了那个使她无法接受的塌鼻子，他没有带给她想要的。笑容从脸上消失，寒冷降临，冰霜顷刻间布满了透明的玻璃窗，她声调低沉得有些吓人，咬字比平时清晰了许多。“回得来吗？可别死在外头。”

“当然，等回去我再找你。”她的寒冷使他彻底没有了温度。



她没有考虑自己的话是否欠妥，也没兴趣听他有没有再说些什么，她不想再在他的身上花费任何东西了，不论是时间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她挂断了电话。



这种事见得多了，玩够了就直说，用不着这样躲躲闪闪，你也不欠我的钱。何希蝶停止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笑，冷哼了一声。

“安妮，你怎么了，真的有什么好笑的吗？你太失礼了。”俊秀的男孩儿脸上布满阴云，她的笑声令他面子扫地，这不是他想象中的，他看了看四周，人们都在看着她。“难道你是喝了酒来的吗？”

服务员穿着笔挺的制服来到她跟前为她服务，她一把抢过他手里折成鹤状的餐巾。“有什么大惊小怪，想起了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情而已。”她用力将餐巾抖开，像甩掉了令人生厌的什么物件，然后随意地铺在了自己的大腿上。她又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回，便不再想这无聊的事情，透明的玻璃杯里早已斟满了美酒，她伸出手抓紧酒杯，眼睛深深地看着里面的液体，那神态认真得分明像在寻找着什么，她的手在灯光下闪着脂一般的光韵，尖细白嫩的手指不住地来回搓摸着杯子，令那里面的液体更具光彩，更加诱发了想喝掉它的欲望。





她知道刚才的举动有些失礼，但她才不在乎别人的感觉，她没有考虑过需要给谁留下好或不好的印象，如果觉得没有必要，甚至连眼皮都不愿意为哪一个人抬抬。她低声清了清嗓子，抬起头看了一圈在座的人，很明显，她的笑声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，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，正有人用研究的目光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不就是罚一杯酒吗！”她慢慢地举起了杯子，轻摇了几下，看那深红的液体来回刮着杯壁，她停顿了一会，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“好，我干了。”

酒杯已碰到了她的嘴唇，一股泛酸的香气钻进了鼻子，她贪婪地做了个深呼吸，没错，绝对的上等葡萄酒，她的眼前仿佛有了一座枝叶茂盛的葡萄园，藤上的绿叶间缀满了肥硕饱满的果实，她满意地边赏着美景，边准备将这杯酒咽下肚里。

“等等，她到底是谁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案，难道就让她整晚都是个未知数吗？这会折磨坏我们的，她就像个女巫般神秘而淫邪呀！”

坐在何希蝶正对面的男人提高声音说道，他有他的魅力，这点她一坐下便发现了，她的眼神刚才曾长久地停留在他的身上，或许在他看来这是她对他的一种暗示，起码，这也说明了点什么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将酒杯停在嘴边问道，她的眼睛眯缝着斜斜地看着他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谁都能看出那绝对饱含着一种挑逗意味。

“还是我给你们介绍吧！”俊秀的男孩子明显感到自己被搁在一旁，他有些不习惯这样的冷落，黯淡重又回到了他的脸上，他



笔直地坐在椅子上，手不知在桌下摆弄着什么。

“介绍什么，你比他还啰嗦。坐在一起就是朋友，难道你们男人崇尚的倒不是这个了，说得那么清干什么，来吧，还是一起来陪小姐我喝干了这杯酒吧！”话说完，何希蝶一仰头，杯里的酒便见了底，她的舌头有些微酸，而酒则很快带着它的绵香流到了腹中，她立即感到了温度的变化，一股逐渐强烈起来的温热翻滚着袭来，随即便有麻酥酥的感觉在整个身体中弥漫开来并向四肢扩散，很快就延伸到了指尖脚尖和头皮上，她顿时发现身体里的力量都散了去。在细细品味了酒香之后，她才满意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慢慢地向后坐去，当她靠在了椅子背上时，全身便瘫软了。这种感觉是她早已熟悉并且喜欢的，这一度激起她想要赤身浸在葡萄酒里的欲望。几滴残留的酒顺着嘴角淌了下来，就要滴落到她高耸的胸脯上，她抬起手到嘴边，准备将它擦掉，一只细腻的手已递了一块雪白的餐巾到了她的面前。

她转过头看了看他，那男孩子正专注地盯着她的眼睛。她忽然感到有些承受不了这略带关切的目光，赶紧接过餐巾，转回头在自己的嘴边擦拭了几下。

又一杯酒摆在了她的面前，不用看她也知道，应该是对面的那个男人递过来的。他一直都将她的眼神当了真，也许是因为刚才那男孩子的目光，这回她没有再向那个人看去，她知道他就站在她旁边，她仿佛看到了男孩子那阴郁的脸。

“喝吧，小姐，做为你忠实的奴仆，我愿再次看到你满意的笑脸，请把笑脸给我，你会使这耀眼的灯光失色。别在意你的小子，他不过是个小孩，却总是喜欢玩大人的游戏，我们可都是令他尊敬的大哥哥，我们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。”他并没有在意他脸上的



黯淡,甚至没有看他的表情,只伸出手拍了拍那男孩子的脑袋,像在安慰一个真正的孩子,随即又向在座的人看了一圈。他的表现获得了他们的赞许,几个人纷纷举起了杯,向她示意着。

在一起喝完了那杯酒,他伏下身在她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,这才回到自己座位上。

她立即忘了他说了什么,嘴角上翘轻笑了一下。她从不在意这些,她感到厌恶。她不喜欢这种场合,流露出来的笑脸也并不一定是她的真实,一向是这样,她很少在意别人的感觉,她不需要去听谁的介绍,她才不想认识他们,不管张三李四,散了席谁也不认识谁。她知道在酒桌前她只不过是男人们的一个点缀,好似他们捕获的一个猎物,折来的一枝玫瑰,如果正巧她有兴趣,那即便是一个谢了顶的老头也可以带她出来卖弄卖弄艳福。她知道,在这些人面前她没有地位也没有人会看重她,他们早就将她看透了,而她也丝毫没有伪装掩饰的意识,桌上对她的赞美和宠爱其实不过是想在桌下占她点便宜。领她出来吃饭并不吃亏,哪个男人请客也不在乎多出她那一双筷子。她早已吃腻了山珍海味,如果愿意,她可以一日三餐都泡在高档酒店里。看着别人的吃相,她总是感到很好笑,但她也绝对知道,如果想过这种日子,她的确得对他们付出点什么才行,这是她的悲哀,她得到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,因为别人得到她的什么也必须付出代价。她与他们,只有交易。



身边的男孩子太稚嫩,她确信他的岁数没有自己的大,他红润的嘴唇上方还有一丛发黄的绒毛。她不喜欢这个年龄的男人,这种公子哥根本不合她的胃口。他们过于狂妄,又缺少耐心,思想简单,感情也不细腻持久,激情的东西要多些,内心世界往往浅



薄，他们无法与那些成熟的中年人相比，那才是她喜欢的。虽然他们花钱很冲，但他们的口袋却远远没有那些成熟的男人鼓，如果想要他们持久地为她支付帐单，那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。



不过，就算伙伴是个孩子，也远比一个人呆在家里好，面对空荡荡的房间，她感到寂寞已紧紧攥住了她的喉咙，令她翻江倒海，饥渴难忍。怪异的想法充斥着头脑，她确信这使她又犯了放荡的毛病，她越发的感觉到了自己骨子里的不安分，这都是因寂寞而产生的。她不知哪来的这么多寂寞，没有声响的空间令她窒息。躺在床上看着雪白的天棚，她感到四壁都在向她压来，空间在缩小，她相信墙有生命，而她最终要被这有生命的墙挤压在床上，她感到了它们的谋杀。她不再有勇气呆下去，她过不惯这种一个人的日子，不管怎样，身边有个男人陪着总是好的。

酒的醉意渐渐浓了，倦意也紧随而来，她浑身酸痛，思维在头脑中已远去，意识好似在瞬间消失。她闭上眼睛使劲扭了扭脖子，脖子便发出了“叭叭”的响声。她选择的是黑白颠倒的生活，这使她承受着难言的疲倦。太阳对她来说已变得陌生，她早已忘记了它初升时的方向，她的脚下踩着棉花走路，眼皮堆在眼珠上却没有力气将它们挑起，她发现使她感到最亲切的原来只是床和松软的枕头。

往往这个时候只有酒精和男人的刺激才会使她稍微好些，她的胃口早就挑剔得很了，她在努力地想要打起精神，她不愿将倦怠显露在人面前，她强睁了睁眼睛，可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“安妮，亲爱的，很累了吗？也许我今天真的不该让你来，也许现在我就应该送你回去了，现在的你就像只懒猫一样讨人喜欢。”男孩及时地捕捉到了她的疲惫，他靠近了她，将手轻轻搭在她的



肩头，绵绵的声调将关切的话语轻轻吹送到她的耳边。

何希蝶看了看他，他的面孔很认真，她竟感到他的表情倒像是真的，不过她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，将自己心底刚刚浮出的一点感动又收了回去。她更相信经验，她不相信这么好的事会被她碰到。她遇到的男人都这样，在没有得到她之前，会将她捧得天一样高，视若女神一般，体贴、温柔、穷追不舍，嘴里说的永远都会是世界上最美丽动听的语言，可若是得到了呢？特别是轻易得到的时候，笑脸便渐渐减少，露面的次数也一次次变少，最后是无影无踪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因为没有感情而上演的悲剧，女人轻易付出自己，得到的也只能是这些，若选择放荡，也就选择了被轻视和唾弃。在男人的嘴里面一向是称这种女人是不值钱的贱货。没有感情，发生的这一切就都很正常，她很容易便碰到这种喜欢占便宜的男人，因为有时她绝对是个随意的女人。她听够了他们的甜言蜜语，看够了他们故做的深沉，他们一张口，她就能猜到他们想说什么。何希蝶承认自己就是这种女人，或者说变成了这样的女人，她对自己的变化感到吃惊，这绝不是她当初能够想到的。她不敢深想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她怕戳痛自己。

她将这看做是一场战争，是一个想挣钱的女人和一个想占便宜的男人之间的战争，和真正的战争一样，没有策略就有可能打败仗，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，她往往能体会到将军的感觉。看到男人掏钱时那心疼的样子，她得到的满足远不是金钱所能给予的。而当她厌倦一个男人，想摆脱他的时候，她便不断地向他索要大笔的钱财和贵重的礼物，这时，男人便往往会被吓跑。这是她多年的经验，很是灵验。她从不担心自己的胃口会吓跑了多少男人，做为一个走红的小姐，每天她都有可能碰到新的打她主意的人，不





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她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众多的追求者。这一切都是在她根本没有付出感情的前提下发生的，当然，也有她心甘情愿的时候。

从酒店出来，何希蝶已经醉了。她拒绝了那个男孩子送她的好意，她知道，其实他不过是想趁醉将她送到他的床上去。酒是个好东西，初饮时的苦涩早已化成了甘醇绵长，她还没有过愁更愁的感觉，她有的只是麻木。酒能刺激她的神经，带给她快乐，使她忘却烦恼，还没有什么东西更能比酒让她觉得亲密，那奇妙的东西一下肚，她的体内就会迸发出激情，在这时放纵自己也不再需要勇气。

天早已黑了，远处的人都变成了灰暗的影子晃来晃去，秋的凉意丝丝袭来，可她还穿着薄薄的纱裙，秋风吹过，裙子裹紧了她的双腿。她打了个寒战，抬头看了看，发现并没有看到月亮，她将不知是那个男人偷偷塞进她手袋里的电话号码厌恶地扔在路旁。树枝撕裂了路灯投在她身上的光亮，支离破碎的影子使她不安，她忙紧走了几步，却立即又投入了另一个阴影，她无奈地摇摇头，微颤着双手将手袋紧紧地抱在胸前，好使身体在冷风中略微觉得暖和一些。

其实，她还是喜欢这种感觉的，清冷里有一种空旷，似繁华后的空洞一般令她冷静。白光划过，一辆蓝色的出租车缓缓停在了她的身边，司机探着头看着她，眼里满是期待。

也许我更想走走，对不起呀，今天没钱让你赚。她叹了口气向司机摇了摇头，更加抱紧了肩膀，缓缓地向远处更大的那片阴影走去。

